



世界经典战役

JING DIAN ZHAN Y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战役

第一卷

马 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战役/马骏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04-2913-4

I. 世… II. 马… III. 战役-研究-世界-现代 N. 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325 号

责任编辑 离 石
责任校对 李小冰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9.125

插 页 8

字 数 303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0 元(共四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篇目

第一卷

尸山血河——旅顺要塞争夺战
绞肉机器——凡尔登大战
残阳如血——日德兰大海战
猎杀海狼——大西洋之战
血火悲泪——敦刻尔克之战
碧空长虹——不列颠空战
撕破囚笼——百团大战
月光之夜——攻击塔兰托

第二卷

众志成城——列宁格勒会战
红场欢歌——莫斯科保卫战
旭日西沉——中途岛大海战
黄沙漫漫——阿拉曼战役
英魂钢城——斯大林格勒战役
雾海茫茫——西西里登陆战
电流怒吼——塔拉瓦生死战
百舸蔽天——诺曼底登陆战
血路归途——菲律宾之战

第三卷

雪岭血红——阿登之战
孤岛落日——冲绳之战
帝巢覆灭——柏林战役
冬日春风——辽沈战役
钢铁洪流——淮海战役
古城复春——平津战役
东海扬波——一江山岛登陆战役
战云阴沉——台湾海峡诸战
石破天惊——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第四卷

坑道英魂——上甘岭战役
印支春雷——奠边府战役
空中滚雷——越南大空战
沙漠逐鹿——赎罪日之战
海浪汹涌——马岛大海战
外科手术——利比亚大空战
牛刀杀鸡——海湾大战
血腥试验——科索沃空袭反空袭作战

第一卷目录

尸山血河——旅顺要塞争夺战	1
绞肉机器——凡尔登大战	71
残阳如血——日德兰大海战	133
猎杀海狼——大西洋之战	196
血火悲泪——敦刻尔克之战	271
碧空长虹——不列颠空战	324
撕破囚笼——百团大战	393
月光之夜——攻击塔兰托	453

尸 山 血 河

——旅顺要塞争夺战

马 骏

引 子

20世纪初，俄国革命家列宁曾犀利地解剖过一次沙俄军队参加的战役。他指出，这次战役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作了一次最伟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暴露出来，今后将更加不可控制地广泛地暴露出来”。

这次战役就是本书所要向读者介绍的旅顺要塞争夺战。

旅顺要塞争夺战是发生在我国东北濒海城市旅顺口的一次著名战役行动。

旅顺口是个很小的城市，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市区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4.5公里，面积31.5平方公里。它面向黄海，背靠渤海，北接陆地，是辽沈地区的屏障；东临朝鲜，距南浦港210海里；西距塘沽171海里，为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因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旅顺口屡遭帝国主义侵略，几经易手，不得安宁，其中就包括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远东霸权而在这里进行的战争。

一 战前歌舞

1904年2月8日夜。中国旅顺口。沙皇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官邸。灯火辉煌，一片节日景象。

身材高大、满脸红光、长着络腮胡子的舰队司令斯塔里克海军中将紧紧搂着一位金发碧眼的贵妇人，在乐队的伴奏下，正跳着华尔兹舞。

“夫人，您真美！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美上帝给您的这副美容。”斯塔里克有些魂不守舍，前胸贴着女舞伴高耸的乳房，兴奋地奉承。他是个高级将领，却又偏爱美色。今天是俄国玛丽娅命名节，他的夫人正好名叫玛丽娅。这场舞会是为她专门举办的。几乎所有俄军驻旅顺将领都来了。

贵妇人名叫娜达沙，是要塞炮兵司令别雷少将的夫人，她从心里并不太喜欢搂着自己的

这位海军将领，况且斯塔里克夫人也在舞场，娜达沙更是不敢造次，只是微微一笑，说道：“诚蒙阁下赞美，不胜荣幸，谢谢！”

舞厅的灯忽明忽暗，一片暖色。乐队演奏的乐曲忽高忽低，和谐动人。

斯塔里克盯着眼前这个美人，目光从她脸上顺着白皙的粉颈向下移，透过露在外边的半个乳房，向下延伸，似乎想用目光剥光娜达沙的华丽衣裳。他早就听说别雷有一个天生丽质的妻子，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她。今天，他见别雷携夫人一同莅会，大为高兴，宴会刚散，他就邀娜达沙跳了第一支舞曲。

趁着灯光暗淡之际，斯塔里克搂着娜达沙伴着舞曲，旋到了阳台门旁，面对着窗外，后背给了大厅。这个角度别人看不到他手上的动作……

所有这一切，早已收进玛丽娅的眼里。玛丽娅是个贵族子女，长得雍容富贵。她十分了解丈夫，从娜达沙踏进大厅开始，她就发现丈夫的眼神已长在那个女人身上，心猿意马。她看见方才那幅情景，心中大妒。但是，良好的修养使她不愿声张，弄得大家难堪。于是，她站起身，走到乐池，低声对乐队队长道：“能否换个曲子，如果您方便的话？”

乐队队长是个年轻的中尉，见司令夫人吩咐，岂敢不从，忙点头答应。

斯塔里克和娜达沙正陶醉在温柔乡中，见乐曲戛然而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忙松手离身，坐在墙壁旁摆放的沙发上。但是，斯塔里克的手还紧紧握住娜达沙的手，生怕她跑了似的。他还要和这位美人共舞。

正当这时，海军情报处长从大厅外匆匆进来，走到斯塔里克身边，低声道：“司令官阁下，方才接到停泊在朝鲜仁川港我们的‘朝鲜人’号炮舰舰长别利亚耶夫海军上尉的电报，今日15时40分，他们在仁川港八尾岛附近遭到日本军舰的炮击，被迫退回仁川港，您有什么指示？”

斯塔里克有些扫兴。几年来，日俄两国之间矛盾不断加剧，双方都在备战。“朝鲜人”号遭敌炮击，无疑是个严重的事件，论理应马上起身到作战室处理才是。但是，他不愿意离开美人娜达沙，也不相信这是袭击旅顺基地的信号。所以，斯塔里克只是吩咐道：“继续同仁川港我军军舰保持联络，有什么问题再报告！”

舞曲又起，斯塔里克搂着娜达沙又旋进了舞池。

情报处处长德米特洛夫中校走出大厅，叹了一口气，沿着山路回办公室。途中，正遇陆军东伯利亚狙击步兵第7师师长康特拉琴克少将，忙立正敬礼。

康特拉琴克见德米特洛夫有些异样，问道：“有什么事吗？我的情报官。”

德米特洛夫与康特拉琴克是同乡，两人交情挺好，他知道康特拉琴克是员悍将，身上少有官场腐败习气，而多重兵习武之风。于是，他便把方才的事情向康特拉琴克叙说一遍。

康特拉琴克听完，心中暗暗叫苦，但是陆海军各守一方，他不便越权干涉，只得安慰德米特洛夫几句，带着卫兵向白玉山爬去。

不大一会儿，他便登上白玉山，向南望去，顿时将旅顺港尽收眼底：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西南端，呈南北走向。它面临黄海，与长山列岛隔海相望，控制着黄海北部，封锁着渤海海峡；其四周高山环绕，东有黄金山，西有鸡冠山，左右环抱为口，如蟹之两螯，而东螯短，西螯长，两螯相距150米，为内外港界，是港的惟一入口。由于口门狭窄，因此舰船只能鱼贯而行，不能并排出入。口内分东、西两港。东港小但水深，西港阔却水浅。最早将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的是清政府。188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

选择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先后在旅顺口沿岸修筑了10座炮台。其中在港口西岸有6座：城头山、馒头山、威远、团山、田家屯和老虎尾；在港口东岸有4座：崂嘴嘴、模猪礁、田鸡和黄金山。后来，又增设了3座炮台。1898年，俄国强租旅顺，又扩建了岸上设施，浚开西港，构筑要塞，把旅顺建成一个俄国海军在远东地区的惟一不冻港，起着担负黄海海区作战任务、保障舰队兵力训练和进行日常活动的重要任务。目前，俄军在港停泊了7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以及几十艘小型军舰。

“可是，基地能否完成它要担负的任务？”康特拉琴克望着港内外停泊着的军舰，只见它们像一群落宿苇塘的雁儿，在朦胧的月阴里做着沉沉的梦，叹了一口气。

据他了解，日本人早已决意与俄国一战，夺回他们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失去的辽东半岛。听说最近英国人也伸手帮助日本，签订了军事协定，使得弹丸小国日本更是有恃无恐。虽说俄国块头大，实力远远大于小日本，但是日本人也有日本人的优势。他们离战场近，可以全力以赴作战，如果俄国动员慢，未等援军到，日本人就可能结束了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日本没有俄国国内那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官兵向心力强，军队腐败习气少。

康特拉琴克知道俄国驻远东总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制订了几套作战方案。但是，他却不相信这位皇叔会指挥打赢未来的战争。他那儿套作战预案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防御后决战”。说穿了，就是先挨够打再反击。

他想起去年冬天阿列克谢耶夫给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上将的指令：

现在跟两年前一一样，我们还是应当对日本采取防御的办法。虽然我们将把军队调到奉天、辽阳、海城一线，但是，如果全部日军进犯南满，我们要在战争的初期守住那里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对旅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分割有所准备。并且，为了不让我军遭到局部失利，应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直到增援部队从后方赶到，使我们强大到能够转入反攻，击溃日本人。

“反攻？等挨完打再反攻？！谈何容易！”康特拉琴克太担心旅顺口的安全了。上面的乐观影响到了下面。日本人炮击“朝鲜人”号分明是宣战的信号，怎么海军连个反应都没有，还在那里搂着娘们儿跳舞。

康特拉琴克心绪十分不安，扔掉雪茄，招呼卫兵道：“走，到斯塔里克将军那看看！”他不再顾忌陆海军的职责之分，想去给海军提个醒。

斯塔里克很快把情报处长的情报丢到脑后，搂着炮兵司令夫人跳得出神入化，如醉如痴。伴着优美的宫廷舞曲，海军中将抚摸着娜达沙的丰臀，恨不得一口吞掉这位美人……

“阁下，康特拉琴克将军请您说话！”副官别林少校穿过舞池，站到阳台门旁，小心地报告。

“他有什么事？”斯塔里克不满地问，左手还揽着娜达沙的蜂腰。

“不知道，他只说想见见您，有话与您说。”别林回答。

斯塔里克有些丧气。他知道康特拉琴克的性格，这位陆军师长耿直爽快，责任心很强，如果没有重要事情，是不会到这个场所的。

“先敷衍几句，把他打发走，否则他会搅得全场都不痛快。”斯塔里克想到这里，礼貌地抓住娜达沙的玉手，送到嘴边，轻吻一下道：“对不起，夫人，我去去就来。”

别林把斯塔里克引到大厅门口，康特拉琴克忙迎上来，敬礼道：“对不起，中将阁下，

如果不是情况紧急，卑职不会打扰您的。”

斯塔里克把不满压在心头，言不由衷地寒暄说：“见到阁下十分荣幸，不知有何贵干？”

“不知阁下是否得知日本人已向我仁川港内军舰炮击一事？”康特拉琴克问。

“噢，我得到过这个消息，已吩咐人密切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斯塔里克接过别林递来的毛巾，边擦脸上的汗边说。

“您不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吗？”康特拉琴克对斯塔里克的傲慢感到反感，直截了当地问。

“我并不认为这一事态有什么值得过于重视的意义。”斯塔里克毫不在乎地道：“非常遗憾，这一点我同您没有什么共识。”

康特拉琴克道：“俄日两国，矛盾很深，自我国10年前逼迫日本退出中国辽东半岛以来，日本人始终把我们作为他们的假想敌。但是，即使在4年前我国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之时，日本人也未敢向我们动武。而今他们竟敢炮击我军舰船，怎么会没有背景呢？”

“将军，您说得完全正确，但是却忘掉一点：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斯塔里克揶揄道：“我清楚地记得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指令，我们应以防御为主，即使是仁川港事件说明战争已经爆发，也应稳住防御阵脚。”

“即便如同阁下所言，难道眼前的歌舞就是您布下的御敌防线吗？”康特拉琴克用目光扫视一眼大厅，反唇相讥道。

斯塔里克显然被激怒了，两只浑黄的眼睛在浓眉底下停滞不动，恰似西班牙斗牛场上被斗牛士激怒的公牛，紧紧盯着目标，准备发起攻击：“将军，您太放肆了，您还没有权力同我这样说话，这是舰队司令部，不是您的师指挥所，您懂吗？”

康特拉琴克毫不理会，也抬高嗓音大叫：“我是沙皇陛下的军官，我有责任为沙皇陛下的荣誉向将军进言，您应该离开这群娘们儿，回到您的指挥所，做您应该做的事情！”

“混蛋，你敢命令我？！”斯塔里克咆哮道：“卫兵，把这个卑鄙的家伙赶出去！”

闻声赶来的几个海军士兵正欲上前，康特拉琴克带来的卫兵掏出手枪护住自己的长官，叫道：“谁敢动？！”

他们的争吵把大厅里舞兴正浓的将军们吸引了过来。大家涌出大厅，一见双方摆开火并架式，大为惊慌，几名女眷吓得尖叫着把头缩回大厅。

这时，一位又高又胖的人走了过来，叫道：“康特拉琴克将军，请你命令你的卫兵收起枪，不得无礼取闹！”

这个人名叫斯特塞尔，是陆军关东支队司令官，领中将军衔。他宽大的脸庞刮得光光的，额头轩朗，鼻子又高又直，面颊和下巴都很丰腴，灰色的头发梳得平贴、整齐，使他的黄色脑盖看起来好像犁过的梯田，向后仰着，肥胖的胸脯挺得高高。

康特拉琴克的部队隶属于关东支队。他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出来说话，只得示意卫兵收起武器，但嘴里仍道：“我希望斯塔里克将军不要成为旅顺要塞的罪人，并因此而不光彩地退役。”

斯塔里克气汹汹地转身对斯特塞尔叫道：“阁下，我希望您对自己的部下严加管束，任何越权干涉或目无长官的行为，都是沙皇军官的耻辱！”

斯特塞尔微微一笑，他颇具城府，除了严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不会对什么事情发火，总是显得从容大度。他刚才刚巧站在舞厅门口，正同一位贵妇人寒暄，斯塔里克和康特拉琴克的争吵原因，他已经知晓。他深知康特拉琴克，赞赏他的军事才干和坚强意志。但

是，他又认为这个部下太固执认真，办事不会周旋。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斯特塞尔作难。他承认康特拉琴克过于孟浪鲁莽，一个陆军少将竟敢到海军司令官邸向一个海军中将咆哮，实在有些过分；但是，他也不得不认为康特拉琴克的考虑是有根据的，大战将至，斯塔里克却召开如此盛大的舞会，不能说是合乎时宜的。倘若战争即时爆发，这个舞会就是作战不利的明证，甚至有可能把斯塔里克送上军事法庭。

斯特塞尔从军数十年，官至中将司令，对军中官场弊端太熟悉、太了解了。平时，各级军官懒于训练，而勤于跑官、要官。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疏通各级关系，贪污贿赂成风。军官的晋升只凭上司的喜恶，而不靠实绩，军官之间明里互相捧场，暗地勾心斗角，相互拆台。莫说有错，没错还鸡蛋里挑骨头呢！倘若事实证明康特拉琴克的判断是正确的，你斯塔里克则将咎责难逃，现在如教训康特拉琴克不等于同斯塔里克站在一起，而成为他人攻击自己的话柄？！倘若听凭康特拉琴克在这里“胡闹”，而事实又不是像康特拉琴克所担心的那样爆发战争，斯塔里克会把自己连同康特拉琴克一起告到阿列克谢耶夫那里。阿列克谢耶夫是海军出身，又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如果怪罪下来，也够自己喝一壶的。

“怎么办？”斯特塞尔胖大的脑海在飞快地思索答案，嘴里却和声和气地道：“别急，阁下，我想康特拉琴克将军会感到阁下的用意，……那个……那个用意……”

斯特塞尔打着哈哈，心里却有些急，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解决眼前这场纠纷。陆海军高级将领如此争吵，在旅顺要塞还是第一次！

焦急中，斯特塞尔没理会他的参谋长雷斯上校溜出了这座官邸。

雷斯为人极其精明，善于理会长官意图，事无巨细，都办理得井井有条，让斯特塞尔感到心满意足。他知道斯特塞尔对眼前的事情感到棘手了，于是想出个主意，偷偷溜出官邸，在门外略停片刻，又转回来，故作惊慌状，对斯特塞尔报告道：“司令官，方才库罗巴特金将军来电，请您及康特拉琴克将军速回司令部，他将就仁川港我军舰船遭受炮击一事做出指示！”

雷斯的话，顿使空气紧张起来。库罗巴特金的司令部远在奉天（即今沈阳市），竟如此重视这次炮击事件，足见事态严重。

斯特塞尔急忙向斯塔里克表示歉意：“对不起，阁下，因有军务在身，今天只得匆匆告辞，但日后我会处理此事，并把结果告诉您。希望您忘掉方才的不愉快，继续回到大厅跳舞吧！”

说罢，他带着康特拉琴克等陆军军官匆匆走出官邸，上马回支队司令部。

斯塔里克心中怒气虽未消，但是也不便阻拦。陆军军官散去后，他的舞兴顿尽，雷斯的话使他担忧起来。只有白痴才会不知道贻误军情的后果！斯塔里克命令全场女眷迅速离开官邸，将校军官马上到作战室开会，研究仁川港事件。会上，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次炮击是日本人开战的信号，有人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炮击事件只是日本人的一次妄为挑衅。

但是，斯塔里克还是决定做点防范准备。他下令主力舰立即升火驶向外停泊场，排成方阵，以防不测。外停泊场回旋余地大，即使打起来，也不会太被动。

一切布置停当后，斯塔里克有些困倦，不由想起了娜达沙，可是那位美人早已让她的丈夫给带回家了。

斯特塞尔与雷斯等人并辔而行，康特拉琴克紧紧跟在后面。他们的家眷都坐马车各自回

家了。

“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什么时候再来电话？”斯特塞尔问道。

“您真认为库罗巴特金将军会来电话吗？”雷斯反问道。

“怎么，你不是说他让我们回去等待他的指示吗？”斯特塞尔有些不解。

“哈哈——”雷斯笑起来，“我的将军，方才闹到那样地步，我只不过用此来解个围罢了，哪有什么库罗巴特金的电报！”

“噢——”斯特塞尔恍然大悟，也笑起来：“真有你的，参谋长！只怕斯塔里克将军还蒙在鼓里呐！”

他的坐骑不耐烦地摇动几下脑袋，张大鼻孔狂嘶几声，声音撞在寂静的夜幕上，跌跌荡荡，传得很远。

斯特塞尔拉了拉缰绳，放缓马步，回身对落在后面的康特拉琴克道：“我的师长，难道您对雷斯的智慧一点都不感兴趣，无动于衷？”

康特拉琴克平日不太喜欢雷斯，总觉这个人太圆滑世故。但人家给你解了围，总是好意，所以也笑了。他两腿轻轻一夹马肚，马靴一磕，一扯缰绳，跟上司令与参谋长，轻快地道：“这次参谋长把‘水耗子’耍得痛快！瞧瞧他在大厅里那股劲，气就不打一处来，搂个娘们儿，摸着人家的屁股，真他妈的恶心！”

说罢，似乎引起生理反应，他吐了一口浓痰，落在街石上。

康特拉琴克喜酒而不好色，平日他对同僚的绯闻艳事一律表示反感。他与夫人的感情很好，闲暇日子，夫妇俩同出同人，情意浓浓。

他不知道斯塔里克搂着的那个女人是别雷的夫人，欲开口再辱骂几句，却被斯特塞尔用马鞭捅了一下，向后指了指，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

康特拉琴克回头望了望，别雷在他身后有两三个马头的距离，一言不发，闷闷策马相随。

这是一个外貌整齐、白发苍苍、脑袋梳得光溜溜的小老头儿，脸长得瘦削，看上去像黄鼠狼，两只耳朵却挺大，活似兔子。在那布满红筋的黄脸上，两只浑黄的眼睛闪着模糊的光亮。感伤地耷拉着的长鼻梁下面蓄着修剪得很得体的灰白胡须。两张略厚的嘴唇有点向前突，而下巴却向后收，嘴角总飘浮着殷勤的微笑，不禁使人想起了酒鬼。但他却极少饮酒，这在俄国人里是件稀罕的事，同他的“暗疾”一样，被同僚甚至部属议论，说他不是男人，而是阴阳人。

然而，别雷却极重军容，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总会看到他那整整齐齐的常礼服、雪白的胸衣、烫得平平整整的裤子、擦得耀眼光亮的靴子。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做事情总是有板有眼，在属下面前总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愿多言多语。

他对舞场上斯塔里克与自己夫人的亲昵行为看得一清二楚，只是碍于情面和畏于娜达沙而忍了。

娜达沙的父亲是原宫廷侍卫官，曾颇得现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恩宠，在军界极有影响。别雷不敢得罪妻子的原因是投鼠忌器，怕因此而丢掉前程。他知道像他这样实绩平平的军官，不靠裙带关系，难久立于军中。所以对妻子的所为有气不敢出，有怒不敢发，只好听之任之，况且他自己也因一次实弹射击中发生的事故，丧失了性功能。

康特拉琴克与斯塔里克的争吵，虽给他出了口气，但总觉丢人现眼。自己的老婆竟欲成为他人怀中尤物却不敢言，真是天大耻辱！因此，他一路沉默，跟在他人后面，同自己生

气，同别人生气，同一切人生气。

康特拉琴克明白过来后，倒很同情别雷。他回身道：“别雷将军，我的部队到时还赖您的炮火支援呐。怎么样？老朋友，别吝惜您的炮弹哇！”

康特拉琴克转个话题，想把别雷从沉闷中拉出来。

“一定遵命！”别雷在马背上挺了挺胸，很正规地回答，像受领上级的任务，有些滑稽。

斯特塞尔望望别雷，心中升起一阵悲哀：“这匹老马早该换了，却倚恃岳父的庇护仍占着料槽，掌握全要塞的炮兵部队。一旦战争爆发，凭这种军官能打仗吗？”

斯塔里克的官邸距斯特塞尔的官邸不远，众军官谈着笑着来到司令部，在门前下马入屋。

诸位军官刚坐定，从外面进来一个高个将军，身体相当结实，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黑色的络腮胡子，嘴唇上下却没有胡子。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两只仿佛用钻子钻得凹进去的绿色小眼睛，在没有眉毛而略呈红色的眼眶下面闪闪发光，透出几分狡狴。

他是第4狙击步兵师师长弗克少将。今天晚上，他没去舰队司令部参加晚会，在家与俄籍华商兼工头纪凤台饮酒。他俩交情甚厚。弗克喜欢纪凤台交友仗义、不吝钱财的性格，经常从那里捞到不少钱物或中国古玩。

接到斯特塞尔的电话，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匆匆送走纪凤台，赶到司令部。

其他一些没去参加舞会的高级军官也不知究竟，奉命陆续前来，坐在椅子上，彼此海阔天空地谈起来，有人冒着酒气，有人吞着烟雾，有人打着哈欠……

斯特塞尔见应到会的人基本齐了，便从墙角的沙发里站起身，走到桌边，说道：“十分抱歉，由于一个小小的误会惊扰了大家的休息，但如果您们知道事情的原委，恐怕会原谅我的过错。”

说着，他把事情的经过向大家概述了一遍。众人听罢，一阵大笑。有人道：“海军太狂妄了，倒是应该捉弄他们一下。”

有人道：“只是我们跟着倒霉了。”

有人附会道：“司令阁下，我们是否现在可以回家了，如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们召来的话？”

斯特塞尔微微一笑，点头道：“完全可以！不过，我不会让各位空跑一趟的，明天除值班军官外，各位可放假一天，并且一会儿到军需处领两瓶上等白兰地。不知大家是否还有意见？”

“司令，我有意见！”康特拉琴克觉得不太对劲，舞场风波用个恶作剧平息下来不算坏事，但是他引起这场风波的出发点是让斯塔里克重视日本人炮击俄舰的事件，陆军也应该如此。他原以为斯特塞尔会借机讨论一下时局，再检查一下防务问题有无疏漏，没料到斯特塞尔如此处理这件事情，竟给参加军事会议的人放假，喝白兰地。这简直是场闹剧！因此，他忍不住起身道：“我认为还应讨论一下要塞的各种防御问题，据我所知，目前要塞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完全配套，一旦俄日开战，会很被动的。”

弗克忙接话道：“康特拉琴克将军，别再招惹是非了，敌人还远着呢，何必大惊小怪？一个小小的炮击事件能说明什么？我不相信弹丸小国日本，会公然与大俄罗斯帝国一决雌雄。我们一跺脚，恐怕会踏平富士山，不是吗？”

众人一阵大笑，傲慢的味道很浓。

康特拉琴克欲开口反驳，斯特塞尔忙摆摆手，笑咪咪地道：“别争了，大家先去吃点夜宵再说。”

众军官伸伸懒腰，站起身去领取白兰地。然而，就在这时，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如同夏日滚雷从旅顺口外传来！

“不好，旅顺口外出事了！”不知谁大叫一声，大家都愣了，四周的空气仿佛也僵滞了，令人觉得窒息。

二 突袭俄舰

就在驻旅顺俄国陆海军高级将领吵得要火并之时，一支庞大的日本海军舰队在夜海上向旅顺口悄悄逼来。

夜，漆一般地黑，浓云重叠，星光黯淡。

海，墨一般地绿，波涛层层，水天一色。

“三笠”号战列舰前甲板上，站立着一位缀海军大将军衔的军官，中等身材，方脸酱红。眉棱、颧骨、下巴轮廓分明，显得坚硬。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深沉的眼睛。平头，发茬又粗又硬。短短的白胡子紧贴着宽宽的下巴。从他习惯于紧紧抿住嘴角、耸起眉棱看人的神态，可以看出这位名叫东乡平八郎的军官是自信多于谦虚，猛干多于考虑的。

东乡平八郎出生于1848年，父亲及祖上为武士。自幼喜于武事。15岁那年，参加萨英战争，与英国海军作战。从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升起向西方军队学习的欲望。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组建统一的海军。为培养海军军官，日本政府从部队选调一些优秀的青年军人，送到英国学习先进的军事理论。东乡平八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东乡学习刻苦，而且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师友喜爱。他民族情绪很重，对西方人的傲慢极其反感。在他心中，只有大和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

一次，有位英国教官问日本留学生：“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

日本学生一时语塞，不知老师为何提出这样的问题。

东乡则举手起立回答：“我大日本帝国乃日出之国，万国之本之国！”

英国教官复问：“贵国有何国策可证明这一点？”

东乡激动地答：“我天皇陛下在维新伊始就宣布：吾国立国之宗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贵国是个岛国，有什么手段完成上述国策？”

“我等今日远洋万里求学于贵国，只待来日学船坚、操炮利报效皇国！大日本帝国海军定能扬国威于海内外！”东乡慷慨作答。

英国教官听后不禁肃然，赞叹道：“将来成为日本海军第一人者，就是东乡平八郎！”

学成回国后，东乡到海军作战舰船上任职。他性情严厉，不苟言笑，连公鸡都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它们就该倒霉了！他马上会扑过去，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当轮子一样在空中转它十个来回，然后朝各个方向抛出去。倘若哪个部下训练中藏奸取巧，他一旦知道，

定严惩不饶。一次，他率舰出海训练，实弹射击时，出现哑弹。经查，原是保管不当，引信受潮所致。东乡听后大怒，竟将有关责任者打得皮开肉绽。

可是，他又体恤官兵，经常下伙房过问官兵伙食情况，高兴时，甚至还亲自烧一道拿手菜：豆酱家鲫鱼。他打完那几位“哑弹事件”的倒霉责任者后，却送去了伤药医疗，令挨打者好不感动，一阵唏嘘，不待话下。因此，他的部下对东乡又敬又畏。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东乡担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1894年7月25日，他在丰岛西南海域拦截清军雇佣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将其击沉，使该轮所载清军950人，除约200人获救外全部遇难，酿成震惊世界的“高升”号事件，挑起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后，因作战有功，东乡屡屡升迁，历任海军大学校长、常备舰队司令官、舞鹤镇守府司令官。这次，他又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率日本海军主力与俄军一战。

海风很大，他却忘记了寒冷。数十年的海军生涯，使他养成一个习惯，愈是大战迫近，他头脑愈清醒，喜欢站在甲板上，闻着略带腥味的空气，思索着作战细节。

2月5日19时15分，海军军令部高级参谋山下源太郎海军大佐携带密令赶到佐世堡海军基地，交给东乡平八郎。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第3舰队司令长官片冈七郎：

俄国的行动显示了敌对态度，帝国舰队应采取以下行动：

1.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第3舰队司令长官应务求全歼远东的俄国舰队。
2.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迅速率舰队出击，首先全歼黄海海区的俄国舰队。
3. 第3舰队司令长官迅速占领镇海湾，对朝鲜海峡实施警戒。

海军大臣 男爵 山本权兵卫

明治37年2月5日

日俄交恶已久，难免一战。身为军人，东乡早已做好了开战的准备，随时出海一战。

但是，他深知俄国海军实力远大于日本，仅俄国目前派到远东的舰船就可与日本海军的全部舰船相匹敌。如果加上俄国其他地区的海军，日本在实力上是拼不过对手的。因此，只能速决，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俄国海军在远东的现存兵力，夺取制海权，为陆军登陆辽东半岛创造安全条件，待敌主力未从欧洲东调之前就结束战争。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6日晨1时，他在“三笠”号旗舰上向全体将校军官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

他道：“俄国目前在远东的海军舰船大部停泊在中国旅顺口基地，我军应以速决之行动将敌舰船歼灭在那里。”他指着作战地图道：“旅顺口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0年前，我到过那里。不过，那时是与中国人打仗，而今却被俄国人占据着。我们要夺回来，把它作为大日本海军的基地，不知诸位是否有信心！”

“愿为天皇陛下而战！”众军官齐声喊道。

东乡满意地点点头，宣布：“我命令——

“黎羽时起海军少将——”

“卑职到！”黎羽应声起立回答。

“出羽重远海军少将——”

“卑职到！”

“三须宗太郎海军少将——”

“卑职到!”

“你等率第1、第3、第2战队于今日9时从佐世堡基地起航,向旅顺口方向进发,掩护驱逐舰队向停泊在港内的敌舰实施鱼雷攻击,不得有误!”

“嗨!!!”三将官齐声接令。

“浅井正次郎海军大佐——”

“卑职到!”第1驱逐舰队司令官浅井起立回答。

“命你率各驱逐舰队随各战队驶往旅顺口,务于8日夜到达。然后,向俄舰实施鱼雷攻击!”

“嗨!”浅井也接令。

“瓜生外吉海军少将——”

“卑职到!”瓜生起立回答。

“你率第4战队于今日9时同主力一齐起航,驶往仁川港,消灭停泊在那里的俄舰,掩护陆军先遣支队登陆。望你能与木越安纲少将很好合作,不得有误!”

“嗨!”瓜生挺身接令。

东乡下达完任务,复问众将:“诸位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众将回答。

“如此最好,望诸君奋勇努力,为皇国而战,拜托了!”说完,他恭敬地向诸军官深鞠一躬。

当日9时,联合舰队以“千岁”号巡洋舰为先导,从佐世堡起航。

次日15时45分,瓜生战队离开主力舰队驶向仁川海域,东乡率主力舰队向旅顺口方向继续进发。

8日18时,联合舰队驶到距旅顺口仅44海里的圆岛海域待机。作战参谋秋山真之海军中佐报告:“瓜生战队已于当日15时40分向仁川港内俄舰开炮射击。一切情况顺利,16时30分,陆军已在仁川登陆。”

“好极了!”东乡异常兴奋,在旗舰上升起驱逐舰队实施鱼雷攻击的信号命令。

浅井大佐看到信号,立即率第1驱逐舰队的“白云”、“朝潮”、“霞”、“晓”号驱逐舰、第2驱逐舰队的“雷”、“电”、“胧”号驱逐舰、第3驱逐舰队的“薄云”、“东云”、“涟”号驱逐舰拔锚直扑旅顺口。

东乡送走浅井舰队,似乎想起了什么,命令秋山,立即派“速鸟”、“村雨”、“春雨”、“朝雾”、“不知火”、“阳炎”、“丛云”、“夕雾”号等8艘驱逐舰驶向大连湾,搜巡攻击俄舰。一切安排停当后,他才率主力驶往内长山列岛,那里将是他们舰队的战时司令部。

“长官,风很大,是否请回舱休息?”有人打断了东乡的沉思。

他抬眼见是秋山,遂问:“几时了?”

“22时35分。”秋山答。

“浅井有无消息?”

秋山摇了摇头,给东乡披上件大氅,又请道:“回去休息片刻吧,这里很凉。”

东乡转身欲到舷侧散散步,发现下甲板上站着许多官兵,朝着旅顺口方向望着,一言不发,但神色却焦急。

东乡眼睛一热,知道他们和自己的心情一样,担心浅井首次突袭行动的命运。

东乡挥挥手，说道：“回去休息，养足精神，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众人散去，东乡心想：“真是要有场恶战，俄国人的作战能力比中国人不差，他们的武器还要比中国人强。”

浅井的驱逐舰队在夜海上向旅顺口悄悄突进。湿冷的海风在海面上飞舞、追逐着，在舰上呼啸，寻找着它可以欺凌的牺牲品。巨大的军舰就如一个个小火柴盒在浪尖上沉浮。

浅井有些紧张。他在甲午战争时曾在这一带海域同中国北洋水师作过战，但那时不过是名下级军官，而今率领如此大的舰队作战还是第一次。

他知道责任的重大。日俄两军开战，犹如一弱冠少年与成人打仗。前者有冲劲，有虎劲，少犹豫，少顾虑。如果在第一个回合就把对手打翻在地，胜利自然握在手中。但是，如果只伤着对手，而没有把他打倒，成年人的韧性优势就会显现出来，会发疯似地反扑，洗刷自己的耻辱，好比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挨了轻量级的拳击手的打，肯定会报复。这次偷袭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如果成功，则敌人锐气大伤，失去制海权，而倘若失败，则后果严重。因为俄国舰队的实力太强大了，如果他们运用得当，日本的舰队算得了什么？！

浅井心情紧张的另一原因是畏于东乡的严威。他十分清楚东乡的性格，倘若作战不利，东乡怎么会放过他？

“报告，左舷方向发现敌航标灯塔！”信号兵报告。

浅井从海图上知道他们已临近旅顺口的老铁山角了。

老铁山位于旅顺口西南，是个突兀的半岛。旅顺口基地就在它的东北侧。此山较高，正好遮蔽了旅顺口的视角。俄军为观测海面情况，在此山设立了航标灯和观测哨。

“抵近老铁山，沿海岸线绕向目标！”浅井下令。他要借老铁山隐蔽行动，最大程度地增加突然性。

21时10分，日本信号观测兵突然发现右舷几海里处有灯光。起初，他认为是灯塔，后来发现不对，这片灯光还在移动。

“是敌舰！”他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浅井。

浅井本来紧张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点。如果敌舰发现了他们，势必有一场海战，偷袭俄国舰队的企图将全部落空。

他命令全体官兵做好战斗准备，继续观察敌舰动静。

这片灯光果真是从两艘俄舰上发来的。原来，斯塔里克被康特拉琴克搅得心烦意乱，在舞会散后，做了些安排，命令“无畏”号驱逐舰和“机敏”号炮舰出海巡逻。

两艘俄舰出海后，即打探照灯照射远方海面，搜寻可疑情况。但是，由于日本军舰贴着海岸航行，使俄舰根本没有看到，转了几圈，即准备回港。

浅井见俄舰没有发现自己，心才如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即命令全舰队悄悄沿预定航线向目标挺进。

23时15分，日本舰队驶近了旅顺口外。浅井从舰甲板上向旅顺口望去，只见俄舰已奉命从港内驶到港外停泊场，它们是悬挂着斯塔里克中将旗的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号、“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列特维赞”号、“佩列斯维特”号、“太子”号战列舰，“巴扬”号装甲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女神”号、“帕拉达”号、“诺维克”号、“包亚林”号防护巡洋舰等16艘舰船。它们排成4列整齐地锚泊在停泊场，耸立的烟囱，插入夜空。舰上灯火通明，沉入水底的五彩十色的灯影，随着滟滟水

波不住蜿蜒攒动，仿佛随时要窜出水面。“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和“帕拉达”号防护巡洋舰上的探照灯射出的巨大光柱照射着停泊场。偶而有一两艘小汽船嘟嘟地划破海面疾驶而过，留下几声马达响，却被黑夜吞没了。

“敌舰没有发现我们！”浅井看后判断。他命令全体官兵准备实施鱼雷攻击。

23时20分，日本驱逐舰驶到旅顺口外停泊场400—500米处，做好了最后准备。

“司令官，我们这种布阵攻击是否不利于增大突击力，而犯了分散兵力大忌？”浅井的作战参谋小川喜一少佐见浅井让驱逐舰只从一个方向陆续投入首次突击，而不是集中兵力同时投入首次突击，有些疑虑，遂发问。

浅井想了想，坚持道：“还是这样稳妥。敌岸上炮台火力凶猛，我们已进入他们的火力有效杀伤范围，一旦战斗打响，同时攻击会完全暴露我们的兵力，遭到敌炮的打击。”

小川不好再说什么，拿起望远镜向目标望去。

23时28分，浅井下达了鱼雷攻击令。只见“白云”和“晓”号驱逐舰的4枚鱼雷同时跃出鱼雷管，“刷”地一声钻进海里，贴着水面，直扑俄舰。

轰隆几声巨响，“列特维赞”号战列舰左舷被鱼雷击中，登时探照灯光熄灭，燃起大火。紧接着，日舰又发射12枚鱼雷，相继击中了“太子”号战列舰、“帕拉达”号防护巡洋舰。“太子”号受伤最重，舰尾处被炸开一个大洞，海水破洞涌入，淹没了住舱甲板、医疗室、鱼雷舱和水雷库，舰体倾斜达16度。“帕拉达”号的左舷也被炸开，舰上燃起腾腾大火。

俄国人一时间被打懵了！起初，他们还以为是自己驱逐舰上的水雷不慎爆炸。斯塔里克在司令部内又急又怕，让人再去调查。直到“列特维赞”号舰长辛斯诺维奇海军上校报告：“我军遭日本鱼雷攻击！”斯塔里克才相信，匆忙组织还击。

2月9日零时25分，俄国军舰舰炮和岸上炮台的岸炮向日本舰队开始猛烈射击。冲天的水柱不时在日舰周围拔海而起，将海水倾泻在甲板上，将浅井浇个落汤鸡状。

浅井见状不好，立即下令转舵撤退。各舰接到命令，慌忙冒弹雨回车返航，但忙中出差，“晓”号驱逐舰被友舰“白云”号撞上，锅炉破裂，船体受损严重，官兵一阵忙乱，总算没有下沉，撤出了战场。

东乡心情沉重得很。他接到浅井的作战报告，意识到偷袭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敌人的主力舰还完好存在，一场为争夺黄海制海权的恶战不仅不可避免，恐怕还要旷日持久。而这些正是东乡所不愿看到的。

日俄交战，贵在速决，急在速决。旅顺口虽仅一海港，由于俄军占为军港，地位陡然重要。俄军舰船麇集此地，频频游弋于黄海。而日本要夺占中国东北，必须从海上运兵于陆地交战，倘若不能控制黄海交通线，则难保输送陆军平安上陆。故而，歼灭俄国海军舰队就成战争关键。日本之所以先以海军作战打响日俄战争，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东乡舰队首次突袭却未达到预期目的，他怎能不急！尽管他事先料到俄国人并不好打，但他求胜心切，决定立即率舰队主力前往旅顺口，寻敌决战。

2月9日8时整，东乡的联合舰队驶到了旅顺口附近海域。他命令第3战队司令官出羽：“你去诱敌，只许败，不许胜，只要将敌舰诱出来，就是你的功劳。”

东乡认为，敌人岸炮火力凶猛，应将敌舰诱出，离开岸炮掩护区，他率主力在远处迎击敌人。

出羽得令，率“千岁”号、“吉野”号、“高砂”号、“笠置”号巡洋舰前往诱敌。

不料，斯塔里克在日本驱逐舰走后，偏偏抱着“以防为主”的方针，命令全体官兵按兵